



金水湖冬景 柯玉栋

畅游陇原

金水湖冬行记

□ 张新元

金昌的冬日,总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冷硬与纯净。不像江南冬雪的缠绵,也不似塞北寒风的凛冽,这里的冬天像一块被精心打磨过的银镜,将“镍都”的冷硬光泽与“花城”残存的明媚收纳其中,而金水湖,便是这面镜子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从金川机场出来,沿“金武高速”向西北行5公里,戈壁的苍茫还在车窗外铺展,一泓碧水便突然撞入眼帘,这便是金水湖了。同行的外地朋友忍不住惊呼:“在戈壁里竟有这么大的湖?”我笑着点头,心里满是自豪:这是金昌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“迎宾礼”。车过金昌国家高新开发区,街旁的树木褪去了春夏的葱茏,枝丫疏朗地伸向天空,阳光透过枝干洒下,在车窗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倒比春日的浓荫多了几分清透。朋友原本因旅途劳顿而紧锁的眉头,却被这意外的景致舒展开来,忍不住摇下车窗,深吸一口带着湖水气息的冷空气,旅途的疲惫竟消散了大半。

若说春夏的金水湖是热闹的,秋日的金水湖是绚烂的,那冬日的金水湖,便是最懂“留白”的画家。七座子湖像北斗七星般散落在戈壁之上,此刻已褪去了往日的喧嚣。最大的“明眸湖”湖面半数结了冰,冰层薄处能看见湖底下蓝盈盈的湖水,厚处则泛着金属般的冷光,像是把整个冬天的晴朗都冻在了里面。我想起张岱笔下“湖心亭看雪”的雅致,这里没有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的苍茫,却有“冰与湖与天与山,相映成趣”的清寂,远处的龙首山脉蜿蜒起伏,轮廓在冬日的天光下愈发清晰,像一道沉默的屏障,守护着这汪戈壁中的碧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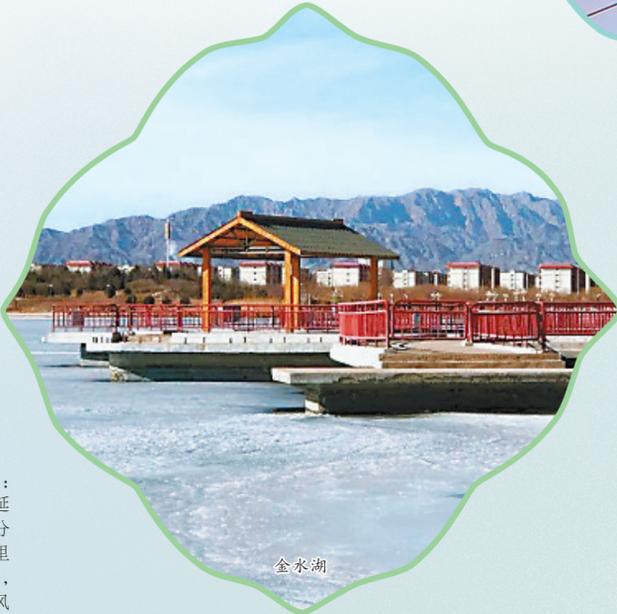
沿着曲径通幽的湖岸漫步,不知不觉便到了“金水潺声”景区。每逢春夏时节,这里是溪水潺潺、飞瀑叠流的热闹景致,水流撞击着岩石,溅起细碎的水花,像是在演奏一曲轻快的歌。可到了冬日,水流被定格成了另一种模样:原本奔腾的瀑布凝结成半透明的冰挂,垂在岩石上,阳光照过,冰挂里还能看见往日水流的纹路;溪流的浅滩处结了薄冰,冰面下的石子清晰可见,像是被精心镶嵌在水晶里的宝石。没有了水声的打扰,这里反倒多了几分诗意,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,生怕惊扰了这份冬日独有的宁静。

行至七眼湖的最高点,视野豁然开朗。7个湖泊星罗棋布,最小的也有三个足球场大小,整个湖体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。各湖之间由“云溪九曲”和“引练三叠”两条湿地水系串联,此刻水系旁的芦苇荡已换上了金黄色的盛装,风一吹,芦苇秆轻轻摇曳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是在诉说着一年的故事。

我指着西北方向一片覆着薄雪的土垣,对朋友说:“那便是三角城遗址,比我们脚下这方湖水,要古老三千多年。”冬日的旷野没有

植被遮挡,遗址的轮廓格外清晰:不规则的三角形城垣在戈壁上延伸,夯土的痕迹在寒风中愈发分明,仿佛还能看见西周先民在这里生息劳作的身影。当地老人曾说,过去的三角城周边全是盐碱地,风一刮,黄沙能把田埂埋了,别说种庄稼,连野草都难长。而如今,遗址旁的田地里,种着西瓜、洋葱和玉米,这便是金昌人最动人的坚持:从三千年前的筑城求生,到如今的治沙造湖,在与戈壁的较量中,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机。

朋友忽然驻足,指着湖岸的防沙林问:“这些树,也是建金水湖时种的吗?”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冬日的杨树虽没了叶子,却依旧挺拔,树干上的纹路像老人的手掌,粗糙却有力。这让我想起金水湖初建时的故事:二十年前,晨练的市民迎着朝阳慢跑,呼出的白气与湖面上的薄雾交融;亲水平台旁的长椅上,几位老人晒着太阳,手里捧着茶,聊着往事。朋友感慨道:“原来这湖水不只是风景,更是金昌人的精神啊。”我点头称是——从荒滩到湖泊,从盐碱地到绿洲,金水湖的冬天,不仅藏着戈壁的清寂之美,更藏着一座城市



金水湖

大风把刚种的树苗吹倒了大半,大家冒着严寒重新栽种,手冻裂了就裹上布条,脚冻麻了就原地蹦跳取暖……如今我们看到的每一棵树木、每一寸绿地,都是当年用血汗“种”出来的。

当下的金水湖,早已不是单一的景观湖。冬日里,虽然没有春夏时节天鹅、灰鹤的嬉戏身影,但湿地观鸟区的芦苇丛中,仍能看见几只麻雀、斑鸠跳跃;环湖步道上,晨练的市民迎着朝阳慢跑,呼出的白气与湖面上的薄雾交融;亲水平台旁的长椅上,几位老人晒着太阳,手里捧着茶,聊着往事。朋友感慨道:“原来这湖水不只是风景,更是金昌人的精神啊。”我点头称是——从荒滩到湖泊,从盐碱地到绿洲,金水湖的冬天,不仅藏着戈壁的清寂之美,更藏着一座城市

蓬勃不息的生命力。

待到黄昏,夕阳把湖面染成了温暖的橘红色,冰层反射着余晖,像是撒了一把碎金。三角城遗址的土垣在暮色中渐渐模糊,与远处的龙首山连成一片,而金水湖的灯火却次第亮起,岸边的路灯倒映在水中,像一串串散落的星辰。朋友拿出手机拍照,镜头里古老的遗址、清澈的湖水、现代的城市灯火交相辉映,构成了一幅跨越千年的画面。

离开时,夜色已浓,车窗外的金水湖渐渐远去,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更深的印记。我知道,下次再来,或许是春日花海,或许是夏日碧波,但我一定会记得,这个冬天,在金昌,我不仅遇见了戈壁深处的“镜心”之美,更读懂了这片土地上,那份跨越千年、从未消散的坚守与生机。

走进金川科技馆

□ 吴钰梅



科技馆一角

矿块顺着溜井滚落的哗哗声由远及近,巨型皮带运输机的滚轮缓缓转动,将矿石源源不断送往地面。人们甚至能“亲历”乘罐笼下井的全过程,失重感与加速感真实得让人屏住呼吸,这份震撼让原本想象中的采矿流程变得鲜活,也让我忽然懂了“地下掘金”的不易。

前行至交互式电子沙盘,屏幕上,龙首山原矿石经破碎、磨浮等数十道工序蜕变;闪速熔炉里化作赤红熔液,电解槽中凝为光洁铜板、厚重铜锭与细小钴粒。这场“金属变形记”,尽显矿石到工业产品的科技力量。不远处的折叠投影展区更显精妙,动态影像与实体矿石模型完美融合,光束勾勒出金属原子的排列结构,演示着铜如何从黄铜矿中分离、镍如何在高温下提纯、钴如何成为电池的核心,那些曾深藏于实验室的奥秘,此刻变得直观又易懂。

互动照片墙前,指尖轻轻滑动,黑白老照片与彩色新影像交替浮现:20世纪60年代,矿工们推着矿车在简陋矿道里前行;20世纪80年代,冶炼车间里的工人盯着仪表盘记录数据;进入新世纪,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调试精密仪器;如今,智能化生产线在无人车间里高效运转……金川的发展脉络在指尖缓缓铺展,科研人员的专注、大国工匠的坚守、一线工人的汗水,一一浮现眼前。而“金川科技·云馆”线上平台的显示屏旁,正播放着远在海南的学生通过云端漫游科技馆的画面,这份跨越山海的科普,让金属的奥秘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

行至展馆深处,一块荧光闪闪的绿色孔雀石牢牢锁住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这块巴掌大小的石头,色泽翠绿如翡翠,纹路蜿蜒如山川,静静躺在恒温展柜里,却仿佛藏着撼动时代的力量。听讲解员娓娓道来,才知道它背后的传奇:1958年,龙首山白家嘴子的牧羊老人偶然捡到这块孔雀石,恰逢地质队在此开展勘探,地质学家将其带回化验。当化验结果出来时,整个地质队沸腾了。正是这块孔雀石的发现,证实了金川矿床的工业价值,开启了中国镍钴工业的崛起之路。此后数十年,一代代金川人扎根荒原,从建成首条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,到成长为全球镍钴领域的行业巨头,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。而这座科技馆,正是这段壮阔历史的浓缩与见证,它不仅展示着矿石加工技术的迭代升级,更诉说着西北工业发展的自强与奋进。

夕阳西下,金辉漫过玻璃幕墙,将金属标本镀上暖光。离馆时,孩童们围在展柜前传唱金川儿歌,脆亮童声回荡在展厅。回望龙首山下的科技殿堂,它将亿万年地质传奇与半世纪工业奋斗凝于展区展品,更以科技为桥,让人们读懂金属奥秘,看见工业力量。

